

喜获丰收  
◎袁德君

## 乡愁的另一种叙述

◎黄俊生

在完成摄影师、诗人身份的定妆后,蔡晓舟开始写散文。终于,他的第一部散文集《北水东流》付梓,此前将书稿寄我,嘱我写篇读后感类的文章附骥其后。好友相托,终是推托不得,便应了。

在我的理解中,散文是被运用最为广泛的文学文体,什么人都在写,什么事都能写,什么时候都可写,尤其是那些乡愁散文、游记散文,霸着手机屏幕,充斥报媒版面,处于一种大众自娱自乐的狂欢状态,俨然形成一种时尚的流行文化现象。

说不上这是文学的幸或不幸,但堪忧的是,这种“平民化”的写作常常在失范与放纵的边缘游走:狂欢而不知警醒,放纵而不知自律。比如,在自媒体盛行的当今状态下,大多数追忆故乡的散文都贯穿着厚古薄今的情绪,脱离不开回忆、观望、沉湎、自我陶醉的语境,甚至对少时的生活展露出假装的笑容;而大多数游记又只停留在照相机式的扫描上,缺少从风景的背后去寻觅历史沧桑给我们留下的思考,成为思想的“失明者”,充其量在网上搜寻一点历史背景或人文掌故穿插文内,煮成一锅“夹生饭”端了上来。

所以,当晓舟告知他在写散文时,我是有点担忧的,担心他在平庸化的俗流中迷失方向,坠入情感空泛、思想缺位、沾沾自喜的写作状态之中。

也许,这是我对散文热的过度焦虑。不幸的是,这种焦虑正被一些现象支撑着:一是专业作家创作散文的热情被稀释。正因为散文写作具有大众性、广泛性、便利性、随意性,人人都信手拈来,人人都是散文家,就如同一部手机在手,人人都是摄影家一样。这种令人不自信的散文繁荣造成专业作家对散文写作的不屑,从而使散文创作失去了专业态度与引领;再一现象,即散文题材发掘的认知不够深刻,散文写作视野的探索不够宽阔,散文语言的严谨、优美、诗性不够专业。

本来,我们走在一条最为宽广的道路上,可走着走着,忽然发现迷糊了方向与边界,不得不焦

虑起来。而在读蔡晓舟《北水东流》后,焦虑之心似乎有所好转。

如硬是要归类,蔡晓舟当属“乡土型”写作者,不过,他是一位力图避开文学时尚的喧嚣,潜心搜寻和辨析历史的残迹,一心把旧时光唤醒并加以揉捻的乡土作家。

晓舟胸腔里的这份激情,当是那个二月二龙抬头的下午被注入的。半个世纪前,一条宽十余丈、长八十里的海门河刚刚从家门口穿凿而过之时,懵懂少年蔡晓舟便迫不及待精赤条条地剪扑入水,在母亲的怀抱里撒娇般让恣肆的青春在波纹和阳光下奔突,虽时不时灌进一口两口河水,却浑然不觉透心凉。母亲河的乳汁,在他乡愁的园圃里注入滋养诗情的养分。

许多年以后,蔡晓舟在他的这部散文集开篇之作《河流,风儿吹过》里回忆这段过往,满心感恩与甜蜜。与那些自我感动与自我陶醉情绪不同的是,他展现了拥抱青春、放飞梦想的激情。“所有的遇见,皆因相欠”,那时的晓舟,欠一份期待,欠一次拥抱,哪怕时光流逝几十年,他一直都在等待那诗意的拥抱。从摄影,到写诗,再到写散文,晓舟遇见了所有。

“神童”女作家蒋方舟说:“故乡是用来怀念的。故乡是用来美化的。故乡是用来失望的。”这段话有三层意思,一是怀念,二是美化(用赞美更贴切些),三是失望。对第一层意思,人们都能够理解并赞同,故乡有亲人,故乡有几时的回忆,故乡有扯不断的思念情怀;第二层意思也可以理解,谁不说俺家乡好,当孤身在外遇到挫折与孤独时,一股“回不去的故乡,融不进的他乡”的愁绪便会萦绕心头,家乡的种种好倍感珍贵;第三层意思就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了。

这是个悖论。家乡固好,却再也回不去。当今的乡情散文存在明显固化的思维模式,即弥漫着被“暗示”的思维情绪,“厚古薄今”就是最常见的叙述模式。故乡,你真的想回去吗?真的回得去吗?如果真的回去了,你的乡愁情绪还能成立吗?城乡生活的

差异,城市现代文明与乡村原始文明的冲突,已让你成为一个“回不去”的人,正因为“回不去”,所以才失望与惆怅。

通观晓舟的文稿,似乎并不存在“回去”与“回不去”的挣扎。乡土文学大抵分有两种叙事模式,一种是“由乡入城”,一种是“由城返乡”,晓舟当是第三种,因为他在一个多甲子的岁月里始终深扎、根植于海门,写家乡的事、家乡的人,描摹家乡风情,抒发恋乡情感。与那些果断背离故土,却又深情向往故乡的作者不同,他没有“他乡纵有当头月,不抵家山一盞灯”的离愁别绪,没有“明月光光明月光,明月何处是故乡”的惘然惆怅。家乡,不在他梦里,不在他回望中,就在他眼前,就在他脚下,脚在何处,故乡就在何处。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根红线与家乡牵连(作为摄影师,他的足迹遍及天涯海角)。他写唐古拉山,会联系到家门口的滔滔长江;他写伊宁杏花,会想起海门金花;他写江南春雨,会回味家乡盐渍汤。

他似乎特别钟情水,水在哪里,路就在哪里。在《北水东流》文稿里,他用整整一辑来写家乡的长江,他把长江类比为人生寂寥的长河,是他乡愁的寄托,“我的乡愁,不是这景,也不是那物,而是一江春水”;他欣喜长江北泓“已由桀骜不驯变为沉着温顺”,他期望人们可在江边凭栏远眺,“听海、观潮,有梦可想”。

由是观,晓舟的乡愁写作已融入家乡时代变迁,融入乡村现代化进程,他的乡愁,不是自恋式无的放矢,不是呻吟般抒发苍白情感。他站在乡土之上,对乡土现代化作深刻思考,这就突破了眼下乡土文学尤其是乡情散文创作的瓶颈,解决了城市现代文明与乡村原始文明冲突中产生的困惑,使乡情散文创作进入“自由王国”。

晓舟的散文实践能否起到专业作家的“引导”作用?尚未可定,但他对题材挖掘的思辨性,写作视野的开阔度,是“泛大众化”写作者所不可攀比的。至少可以说,他的散文创作,让我们看到方向,增添信心。

## 冬季

◎蔡小卫

立冬

回眸  
墨花与月光汇合到砚石低处  
懒于作诗  
观鱼之乐解锁冻笔  
鱼群双眼圆睁的秘密  
在水泽结冰处被预言  
欲望出发,流向陌生的城镇  
骚动中编造梦的幻曲  
从单调的止息中寻找钥匙  
谁种下忧伤的种子  
闪躲一块块土方,凝冻里叹息  
不要遗忘,冬幕里果实的颜色

太阳蹲守黄经角度225°  
每一小格阳光,来历分明  
头顶,透光,像神的照耀  
恰似一剪记忆,缤纷婉转  
大厦吐出极光  
勃发生命是短暂的虚像  
衍生后  
隐退家园

小雪

序幕,拉开  
农作物倚着河山  
衣食住行,手牵手  
虹姑藏而不见  
把坚韧铸成盔甲  
哪怕陨石燃烧  
哪怕星星无风起皱  
光迹壅断在云层之上  
大地转动时  
天气上升,生灵寂然

几朵寒酥  
以清白之身答谢大自然  
不肯消,亦难逃宿命之门  
湖泊与树影,发丝间  
湿润  
是热烈,是浪漫,还是无辜  
模仿雨  
固守低温的水分  
摸一条捷径  
春化来年  
一路溅涌,永葆不死之心  
无眠中,半醉  
不可言说

大雪

敞开胸口,任人描述  
乱世中起起落落  
林冲的世界在下雪  
茅屋夷平那是知己太少  
轻取花枪,浮身梁山  
小种子哪知英雄的磨难  
它已安然  
寒号虫还在绝壁滑翔  
从未终结,永远喘息在巢穴岸边  
蔺草用新芽一针一针缝合无边的寂静  
为绝望留住希望  
冬小麦们自顾分粟  
根部藏起资本,不问过往  
潜滋暗长吧  
三场雪,一生缱绻  
历史张张嘴  
天幕下  
“教头”“忠武郎”  
余温不衰

紫琅诗会

灯下漫笔